



时因为“市场需要”而同时写三部，此外他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收集和阅读诸如历史、地理、宗教等参考资料。由于时间逼促，作品水平难免有参差不齐和疏漏不妥之处，这点不多谈了。

关于武侠小说，梁羽生在新加坡演讲时谈得非常精辟。他说：“顾名思义，标明是写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我认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那么，什么叫做侠，这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我的看法是，侠就是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正义行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去写的，所以读后使人激越，向上，憎恨邪恶，热爱正义。

梁羽生现在准备封笔，今后“敛迹江湖”，转向历史小说创作，第一部可能是写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让我们以殷切的心情，等待梁羽生的新作问世，并预祝他登上新的高峰。

杨绛白

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

好象一叠叠、一叠叠的稿纸，仿佛这位高产作家几十年来写了近二千万字的书稿尽堆在这里。

在见面之前我揣摩着，这位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作家，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也许是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使我很自然地认为，他是一位气宇轩昂、抖擞雄威、精通刀枪拳棍的大汉。可是见面一看，并非如此，原来是笑容可掬、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他个子中等，肌肉丰腴，面色红润，神态慈和，按虚龄计刚登“耳顺”之年，而须发未雪，未见“老之将至”。他热情好客，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也一见如故，娓娓而谈。他告诉我，他正在修改旧作，准备重版，由于时间紧迫，连亚洲电视台来采访录像也谢绝了。他还谈了最近到北京开文代会的见闻和他的作品，以及海外的一些文学情况。此次见面之后，我翻阅参考了一些香港和海外出版的关于梁羽生其人其书的报刊，这才使我对他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现在这里简略介绍一下。

“梁羽生”是他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真实姓名叫陈文统，广西蒙山人氏，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好弄文墨，爱填词作诗。他之所以有今日的古典文学根底，受“文必四六”的外祖父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十八岁时，日寇横行，家乡沦陷，他来到桂东一处地方避难。一天，他面对青山绿水，思绪万千，旋填《水龙吟》一首：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棠城西往。短铗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梨笛吹云，离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但国莫学新声后主，恁词仙，笑依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重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

这首词豪气纵横，表达了他一生的心志。

那时一些学者避难到蒙山县城，他们当中，有今日在香港的简又文教授和饶宗颐教授。梁羽生的词受到这两位学者的赞赏，后来便拜他们为师。简教授教他学历史，饶教授教他学诗词，使他终身受益不浅，对他后来的创作也颇有影响。

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获经济学士衔，后来到香港一家报馆当副刊编辑。他平素不谙武术，只学过两下太极拳，而且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么，他是怎样写起武侠小说来的呢？说起来还有一段奇妙的故事：

一九五四年，港澳武坛有两个派别，一个叫太极派，一个叫白鹤派。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互不服气，在报纸上公开对骂，愈演愈烈，最后双方决定在澳门新花园打擂台一决雌雄。这场比武不到三分钟就结束了。太极派的老掌门吴公仪虽然年纪比较大，可是功力不浅，一拳就把白鹤派的陈克夫打得鼻血直流；裁判赶快叫停，决斗就此结束。香港各报在这次比武前后都大事渲染，一时轰动遐迩。《新晚报》总编辑见此情景，突然灵机一动，想乘比武未了之余波发表武侠小说来增加报纸的销路。可是那时人们都认为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各大报是不登这类作品的；写这种小说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所以一时不知找谁来写才好。总编忽然想到，梁羽生素以多才多艺著称，便向他求助。梁羽生是搞正统文史的，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没有承诺。可总编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报纸上登了预告，说明天有精彩武侠小说见报。这一招真绝！梁羽生被逼就范，连夜赶写，次日便以《龙虎斗京华》的标题刊出，逐段连载，读者反应甚佳。这部作品有武有文，情节曲折，人

物刻画细腻，环境描写逼真，在武侠小说世界里显出了崭新的风貌，与当时一般武侠小说作者那种马虎态度和粗糙笔调迥然不同，因而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他原来打算写完这部就辍笔，可是由于读者反应强烈，报馆不肯放人。就这样，他一直“涉足武林”，“闯荡江湖”，尔来三十有一年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一共写了三十五部长篇，以平均每部五十万字计，合起来就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字了。

自从梁羽生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之后，港澳等地的武侠小说一时如山洪爆发，各大小报刊争相登载，琳琅满目。梁羽生因有开山劈石之功，被人们尊为新派武侠小说之鼻祖。

梁羽生的作品不但风靡港澳，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美洲等地的中文报刊都有转载和评论，译成各种外文的也不少。据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报道，梁羽生著作已译成印尼文的就有十七部之多。有人寄过几份柬埔寨文版给他。他说：“可惜无一字认得。要不是认出插图是《散花女侠》第九回，真是相亲相望不相识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参加了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书展，他也随香港出版界代表团到了新加坡，并应《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国际书店和著名学术团体新加坡、南洋学会的特别邀请，作了两次专题演讲，反应强烈。听众中有很多是教授、讲师、作家和专业人士。事后新加坡广播电台又将他讲话录音播放，影响甚大。有的外国大学还设专门的组织，系统地研究他的作品。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国内外都大受欢迎，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大都有这样的看法：

一、它兼有历史小说之长。《萍踪侠影录》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此书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忠臣于谦对蒙古抗战的事迹，与历史记载相符。《女帝奇英传》主要写唐朝武则天故事，《七剑下天山》主要写清代第一词人纳兰容若，这些都可以找到历史的根据。因此他的小说不但可以使人得到艺术享受，而且还可以增长不少历史知识。有人说他的作品是“历史小说武侠化”、“武侠小说历史化”。

二、擅长刻画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梁羽生作品中的豪侠，大多是才子、名士，学识渊博。例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容若、《大唐游侠传》中的李白、《幻剑灵旗》中的楚天舒等。由于作者精熟诗词歌赋，因此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常会张口吟诗，挥毫作赋。《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二人虽不会吟诗作赋，但就其气质、感情来说，还是属于名士型的。这也许是“文如其人”的缘故吧。有位香港评论家说：写名士型侠客，没有哪位作家能够胜过梁羽生。

当然其他类型的侠客他也写过，例如《云海玉弓缘》中的江南、《大唐游侠传》中的史逸如、《幻剑灵旗》中的上官飞凤等，但是不多，而且没有那么成功。

三、传统风格，泥土气息。梁羽生自小受古典文学熏陶，博览大量诗词、小说、古文、史籍，受影响颇深。所以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处处都可看出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例如，他喜欢用字句对仗的回目，小说开头照例有题诗题词、经常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写作手法也比较朴实，一个故事告一段落再接另一个故事，大体上是传统小说的写法，虽有创新，仍不脱其泥土气息。当然梁羽生也有受欧美文化影响之处。例如，《七剑下天山》模拟英国伏尼契

的《牛虻》，以牛虻为原型写了凌未风；在金世遗身上可以看到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在阴胜男的身上可以看到卡门的影子；玉罗刹大闹武当山，敢与武当五老冲突，这与安娜·卡列尼娜敢于与上流社会公开对抗，在精神上也很接近。这显然是受了欧洲十九世纪要求个性解放的文艺思潮的影响。此外在心理描写方面也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欧美小说的手法。

四、丰富多彩的爱情描写。在这方面梁羽生作品的艺术水平和思想高度超过了以前的武侠小说。由于梁羽生早年主持过报纸信箱，信箱的信件大多是请教爱情问题的，因此他非常了解各种各样青年男女的心理，这样写起来自然别开生面，缠绵感人。例如《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与卓一航，一个刚强，一个柔儒，彼此都专心一意爱着对方，但在经过种种磨难之后终于悄然分手。一般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或是由于一方死去，或是由于罪恶势力阻挠，或是由于第三者插手，而玉罗刹与卓一航的分手却不是这样。香港已故老词人刘白饴看完此书后写了一阙《踏莎行》赠作者，其中三句道：“郎意难坚，依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这便是悲剧的症结，由性格矛盾所造成。这就不落俗套而且更有深度了。

有人把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分为三个时期：《白发魔女传》以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到《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后是后期。初期的作品受白羽等人的武侠小说影响较深，比较写实，不大注重情节。从《白发魔女传》开始，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情节比较丰富。继《冰川天女传》之后，出现了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已经沾上神怪的气味了。

梁羽生是个高产作家，平均每年写一部以上的长篇，有

目 次

第一回	花落水流 几番离合 丝连藕断 难说恩仇	1
第二回	怨气易消 芳心难测 武功虽失 侠骨犹存	57
第三回	欺世盗名 假真莫辨 舍身毙敌 玉石俱焚	112
第四回	境换情移 空怀旧侶 人亡物在 相对无言	156
第五回	谗诬纷纭 问谁能解 世途难险 岂得无愁	205
第六回	好戏连场 灵堂混战 玲珑布局 妙手解危	249
第七回	纷乱残旗 难防情变 氤氲迷雾 另有病因	307
第八回	追究祸因 变生肘腋 难开心锁 泪湿罗衣	334
第九回	误会重重 双雄决斗 危机处处 外祸齐来	400

第十回	力歼奸徒 冰台决斗	453
	惊闻叛乱 大漠驰援	
第十一回	劫后重逢 现身幽谷	495
	孽由自作 曳尾泥涂	
第十二回	解脱尘丝 仗他幻剑	555
	劈开世网 奉我灵旗	

第一回 花落水流 几番离合 丝连藕断 难说恩仇

浮沉道力未能坚，世网萦人只自怜。

谁解古今都是幻，大槐南畔且流连。

——胡大川幻想诗之一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他是谁？

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剑客；有人说他只配名列第三。

但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三，只要他一出现，就能令得武林震动！

“这二十年来，从来没有象他这样胆大妄为的剑客！”这是江湖“万事通”申公达给他的评语，这评语倒是没人怀疑的。

他的胆大妄为，只要提起一桩就够了。

二十年前，他曾与武当五老比剑，武当派的剑术是人们公认为各大门派之首的。但他，当时只不过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他，只凭手中一把青钢剑，就与武当五老斗得两败俱伤。

在这场比剑过后，他虽然就此失踪，但“齐勒铭”这个名字，江湖上已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了。

齐勒铭就是齐勒铭；天下只有一个齐勒铭，用不着替他加上任何衔头。这名字的本身就有令人眩目的光辉，只说这三个字已经足够。

但现在，他却是步履蹒跚，目光呆滞，形容憔悴，毫无神采可言，而且还要靠一个女人扶他走路，走在什刹海的湖边。（什刹海是北京城内的一个人工湖）

这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情人？

都是，都不是。他与她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他们曾经患难扶持，不能说是“逢场作戏”，但他心里爱的还是他的前妻。

他的前妻是武林中的“名门椒女”庄英男，这个女人却是江湖上“臭名昭彰”的“穆氏双狐”之一的穆娟娟。

穆娟娟刚在不久之前，用酥骨散废了他的武功（详情见拙作《剑纲尘丝》），此时，也不知是在后悔还是想要给他安慰，低声说道：“勒铭，你还在怨我么？”

齐勒铭只能苦笑，还能说些甚么？

他的心已如槁木，还何在乎这副躯壳？

令得他心情如此落漠的，不仅是因为他失掉武功。

什刹海水平如镜，两岸垂杨夹道，湖面桥影流虹。可惜这美景他亦已无心欣赏。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掠影来。”二十年前，他也曾与庄英男在这湖边漫步，而现在庄英男已是扬州大侠楚劲松的妻子了。

是恩，是怨？是幻，是真？他的心头藏着庄英男的影子，眼前却是把一生都付托给他的穆娟娟。这两个人谁对他更好一些？

他本来是天下第一剑客，现在却是连气力也使不出来的废人。

恐怕也只能把过去当作一场幻梦了，但恩、怨、真、幻，又岂易言？

穆娟娟却道：“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我一生一世服侍你，你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安安稳稳过下辈子，这胜于你在江湖流浪，时刻都得提心吊胆过日子吗？”

她说的确是心里话，只要能够服侍齐勒铭，就是她最大的满足。但齐勒铭可不是她所能“羁勒”的，唯有毁掉他的武功，才能使得他永远离不开自己。

花谢花开，几番离合；丝连藕断，难说恩仇。齐勒铭还有甚么好说呢，他只能苦笑道：“娟娟，你现在可以放心了。但愿如你所言。”

五 老 寻 仇

可惜却有人不许他“安安稳稳”的过活，穆娟娟那番“一厢情愿”的话，刚刚说过，还未到一盏茶时刻，那些不许他过安稳日子的人就来了。

来的是五个黑衣道士。

齐勒铭认得四个，他们是武当五老中的玉真子、玉玄子、玉洞子和玉虚子。还有一个年青道士是他未见过的，但既然是与玉真子等人同来，自必也是武当派中的人物了。

玉虚子走在最前头。

他在齐勒铭面前站定，眼睛里充满仇恨。

“齐勒铭，我中了你的毒针，居然还能够活着回来找你算账，你想不到吧？”玉虚子道。

齐勒铭淡淡说道：“我想得到的，因为我知道有楚天舒给你解药。但你恐怕还不知道，我本来可以杀掉楚天舒的，杀掉楚天舒，他就不能救活你了，但我并没有杀楚天舒。”

玉虚子冷笑道：“哦，如此说来，我倒是应该领你情了？因为你可以杀我而不杀我，你可以杀楚天舒而不杀楚天舒，我才有机会得到他的解药？嘿、嘿，你真聪明，大概你也早已料到会有今日之事了！”言下之意，齐勒铭是因为早已料到他们有今日大举前来寻仇之事，故而他当日才没有把事情做绝，好留下一线香火情的。

齐勒铭抬眼望天，冷冷说道：“玉虚子，你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玉虚子道：“你这话是甚么意思？”

齐勒铭纵声大笑，说道：“齐某平生作事，全凭好恶。我从不向人求情，也不要别人领我的情。老实告诉你吧，我不杀你，只因为你的死活，我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我用毒针刺你，也只是因为讨厌你在我耳边聒噪！”

玉虚子大怒道：“齐勒铭，你死到临头，还敢这样看不起人！”

齐勒铭道：“死活乃是另一件事情，真话我不能不说！我也不是看不起你，你能够令我觉得讨厌，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玉虚子面色铁青说道：“多谢你看得起我，我也老实告诉你吧，莫说我不相信你的鬼话，就算那天晚上，你当真曾对我手下留情，那也抹不掉过去的深仇大恨！”

五个道士之中，以玉真子年纪最长，他咳了一声，说道：“齐勒铭，二十年前，你和我们武当五老比剑，彼此都有损伤。如今我们是特地来了结这段梁子的，你若不愿和我们比剑，唯有你自废武功！”

穆娟娟想说话，但给齐勒铭眼神一瞪，穆娟娟深知他的脾气，只能在心里叹一口气，话却是不敢说出来了。

齐勒铭淡淡说道：“当日你们武当五老一齐动手，都杀不了我齐某一人，想必你们是引为武当派奇耻大辱了。所以你们今日要来杀我，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只是还有一老呢？”把眼望向那个年纪最轻的道士。

玉真子道：“他是我的师侄，敝掌门师兄玉顶真人十年前已经仙去了。”

那年青道士道：“玉顶真人就是我的师父，我是来给师父报仇的！”

齐勒铭道：“哦，你的师父十年前去世，那亦是说，他是在和我比剑之后十年才死的了？”

那年青道士道：“家师虽然是在比剑之后十年方始仙去，但若不是那次比剑被你所伤，他老人家最少还可以多活三十年！”

齐勒铭道：“所以你要把这笔账算在我的头上了？不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那年青道士道：“齐勒铭，无论你怎样强辩，这杀师之仇，我都是非报不可！”

齐勒铭道：“我并没有强辩啊，我早已说过，你们要向我报仇是应该的了。只不过——”

玉虚子道：“不过什么？”

齐勒铭道：“你们五个人都要报仇，我只有一个身子。我是在想，应该由谁取我性命的好？论仇恨之深，我似乎应该让你杀我，但这位小师傅是要报杀师之仇的，似乎我的性命又应该交给他才对。”

玉虚子冷笑道：“不必你来替我们操心，我们武当五老如同一体，你死在我们那一个人的手上都是一样！”

说话之间，武当五老已经布成阵势，年纪最长的玉真子

道：“玉顶师兄，今日是我们武当五老来与仇人算账，有你的徒弟在场，也如你在场一样。你放心吧，这次我们必定能够手刃仇人！”

齐勒铭淡淡说道：“你是否还要举行仪式，向令师兄在天之灵默祷，求他保佑你们？”

玉真子不理睬他的嘲笑，对那青年道士道：“冲灵师侄，你是代表我们的掌门师兄的，请你居中。”那青年道士稍稍踌躇片刻，走上主位，说道：“好，小侄尽力而为。”

阵势布好，已经把齐勒铭围在当中了。齐勒铭还是意态悠闲，背负双手，抬眼望天。

玉真子喝道：“齐勒铭，你为何还不亮剑？”

齐勒铭道：“为什么要我亮剑？”

玉真子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空手和我们比剑吗？”

玉虚子喝道：“武当五老岂能容人如此轻视？你不拔剑也不行！”

齐勒铭道：“你们要来杀我，尽管来杀好了！要强逼我做什么事情，那可不行！”

玉虚子道：“齐勒铭，你也算是武林中的一号人物，想不到你会要这种撒赖的手段。”他只道齐勒铭藉口不屑与他们比剑，以求免祸。

齐勒铭道：“真是奇谈，我不拔剑，束手就戮，对你们不更好吗？为何还不动手？”

玉虚子把眼睛望着玉真子，好象在问：“师兄，怎么办？”

要知武当五老是何等身份，五人联手，已经有失面子了，如何还能联剑对付一个手无寸铁之人？

更何况，他们上一次是和齐勒铭比剑斗得两败俱伤的，

这次就必须是比剑胜了齐勒铭方能挽回面子。

玉真子不觉也是大感踌躇，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那年青道士道：“师叔，他要无赖手段，难道咱们就不报此仇了么？”

玉真子双眉一竖，沉声说道：“灵师侄，你说得对！”
喝道：“齐勒铭，我数到三字，你若还不拔剑，那可休怪我们不客气了。一、二……”

穆娟娟忽道：“他不能拔剑，你们也不应杀他！”

玉真子、玉虚子同时发话，一个喝道：“他为何不能拔剑？”一个喝道：“为什么不应杀他？”

齐勒铭也在喝道：“娟娟！”

他这一喝，声音远不及这两个道士的宏亮，但穆娟娟已是听得心头一震，不敢作声了。

齐勒铭缓缓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他话犹未了，那年青道士已在冷笑说道：“你也算得是大丈夫么？”齐勒铭不理睬他，自顾自的往下说道：“不错，许多人把我当作魔头，他们害怕我而又看不起我。但我是不能自轻自贱的，我就是死了，也要死得象个大丈夫。决不能失了我齐家的体面！”

玉虚子冷笑道：“亏你还敢夸耀家门！不错，你的爹爹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倘若不是出了你这个不肖之子，齐家也的确是值得夸耀的世家。哼，不说别的，就说跟前之事吧，你对我们使出这样无赖的手段，先就玷辱了家门！”

齐勒铭道：“你懂甚么，你可以杀我，但可不能禁止我和娟娟说话。我是对娟娟说的，不是对你们说的。娟娟，正因为我是齐家的儿子，所以须挺着腰死去，才能无愧齐家，

你懂了吗？”

穆娟娟是懂得他的意思的。本来她想对“武当五老”说明，齐勒铭的武功早已废了，用不着他们来勒令他“自废武功”。但如今她已懂得了齐勒铭的意思，这话可就不能说出来了。因为说了出来，就等于替齐勒铭向对方求情，而齐勒铭是死也不能向对方求情的！

她心痛如割，只恨自己做错了事，不该一早就捏碎了齐勒铭的琵琶骨了。

“早知如此，我应该让他暂且保留武功的。只要他琵琶骨未碎，我给他服下酥骨散的解药，他还可以和武当五老比剑。如今琵琶骨已碎，那是没有灵药可续了！”穆娟娟心想。

后悔已经迟了，怎么办呢？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她忽然想起了和齐勒铭定情之夕的盟誓，心中已是得了主意。她缓缓地回过身，紧紧的靠着齐勒铭。

齐勒铭忽道：“你们只是找我算账吧？”

玉真子道：“不错！”

齐勒铭道：“那么，此事就与她无关了，你们——”

话犹未了，穆娟娟已是打断他的话道：“齐郎，今日之事，都是我累你的，你怎能说这样的话。事到如今，难道你还要分什么你的我的吗？”

“今日之事，都是我累你的！”这句话，齐勒铭当然是听得懂的，但玉真子却听不懂。——他怎想得到穆娟娟早已捏碎了齐勒铭的琵琶骨呢？

因此，他反而点了点头，对穆娟娟道：“不错，虽然他是你的情夫，而他之所以弄得身败名裂，也是由你而起。但